

# 论教育学者及其使命

陶志琼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对“教育学者是谁?”的追问,让人想起“谁是教育学者?”的问题,对后者的回答其实是在探讨什么身份的人是教育学者的问题。探讨“教育学者是谁?”的问题,可以转化为“教育学者能做什么?”“教育学者敢做什么?”和“教育学者会做什么?”这样三个问题。教育学者能、敢、会具体体现在三个使命的完成上:阅读使命:成就深刻的教育思想生命力;研究使命:成就教育学者身份;写作使命:成就传承和创造教育学说。

**关键词:**教育学者;使命;阅读使命;研究使命;写作使命

**中图分类号:** G40-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 (2012) 03-0025-06

## 一、对“教育学者是谁”的追问

对“教育学者是谁?”的追问,禁不住让人想起“谁是教育学者?”的问题。“谁是教育学者?”似乎可以转换为更为具体的发问:在公众场合的讲话中提及教育并对教育大发高论的政界人物算不算教育学者?在各种不同媒体发表教育言论的公众人物算不算教育学者?在网络世界里对教育大放厥词的普通民众算不算教育学者?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等)、社会学科专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等)、人文学科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等)对教育发言说算不算教育学者?

问“谁是教育学者?”还等于是问:管理教育的人是教育学者吗?实践教育的人是教育学者吗?思考教育的人是教育学者吗?言说教育的人是教育学者吗?研究教育的人是教育学者吗?……

问“谁是教育学者?”也等于是问:教育学家是教育学者吗?教育哲学家是教育学者吗?教育经济学家是教育学者吗?教育史学家是教育学者吗?教育人类学家是教育学者吗?教育政治学家是教育学者吗?教育伦理学家是教育学者吗?教育专家是教育学者吗?课程专家是教育学者还是课程论专家是教育学者?教

学专家是教育学者还是教学论专家是教育学者?还是两者都是?教育实践家是教育学者还是教育实践论家是教育学者?……

如果问“谁是教育学者?”这个问题,能回答“我是教育学者”或“某某是教育学者”吗?如果能这样回答,那么“我”或“某某”凭什么是教育学者?由于我在从事教育实践?由于我在进行教育研究?由于我在发表教育言说?由于我被定职称为教育学教授?由于我被定岗为教育科研岗?由于我是教育类研究所所长?……

由此看来,回答“谁是教育学者?”的问题,其实是在回答什么身份的人是教育学者。教育学者是教育学专家吗?教育学者是教育思想家、教育理论工作者或教育理论家吗?教育学者是教育实践者吗?教育学者是公共知识分子吗?教育学者有中国的和外国的之分吗?

其实从“谁是教育学者”的追问到“教育学者是谁”的追问,就是在回答教育学者是什么样的人、在做什么样的事,即具有什么品格、品质、素质的人和做了什么样的事的人才称得上是教育学者。事实上,“教育学者是谁”的问题可转化为“教育学者能做什么?”“教育学者敢做什么?”和“教育学者会做什么?”这样三个问题。“能力是行动——存在范畴,它描述的是划定人

的潜在活动领域的客观可能性和选择的范围。勇气是精神——意志范畴,它描述的是人的追求水平和道德潜力。本领是认识范畴,它描述的是知识和熟练,人借助它们实现其生活环境和他自己的本性中所蕴有的可能性”。<sup>[1]502</sup>

“教育学者能做什么?”指教育学者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称得上教育学者。教育学者要有储备丰富知识的能力。为了“担保人的全部天资得到同等的发展”<sup>[2]38</sup>教育学者“首先就要有关于人的全部天资的知识,要有关于人的全部意向和需求的科学,要对人的整个本质有一个全面的估量”<sup>[2]38</sup>。教育学者要有预见能力,要“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sup>[2]40</sup>并且应当“永远走在其他领域的前头,以便为他们开辟道路,研究这条道路,引导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sup>[2]41</sup>。

“教育学者敢做什么?”指教育学者要有什么样的勇气才称得上教育学者。教育学者要有勇气拒绝用贫乏的心灵去审视和描绘复杂而美妙的教育园地。“教育上的心灵贫乏一般是由于人们只关心‘如何’而不关心‘为何’所引起的自然结果。教育工作者一直是关心‘活动’胜于关心‘过程’;关心‘手段’胜于关心‘目的’。他们很少探问有关目标的大问题”<sup>[3]4</sup>“在教育园地中,已经有许多的教育改革和实验,但大多数这些活动的意图、目标和实际需要并没有被适当地评价。”<sup>[3]3</sup>之所以没有被适当地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教育学者乐于开教育应如何的处方而缺乏勇气下功夫深入分析为何应如何的缘故。由此看来,教育学者要敢于关心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价值、教育的意义、教育的过程、教育的灵魂,才会成就自己的学术灵魂。教育学者要有勇气做时代圣贤,做时代的道德标兵,即追求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境界。教育学者“是人类的教师”,“不应当把他们引入迷途”,要有勇气“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和教育,还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教育学者敢做如费希特所说的这样的人:“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

说敢作,忍受痛苦”<sup>[2]45</sup>,教育学者对教育学问、教育真理的追求充满希望,“不怕任何危险,摘取认识之果”<sup>[2]55</sup>。

“教育学者会做什么?”指教育学者有什么样的本领才称得上教育学者。会注解教育政策算得上是教育学者吗?会应时之需而迎合大众口味算得上教育学者吗?会怀抱横扫一切的激情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算得上是教育学者吗?会降低文化意蕴和品味以数量取代质量算得上教育学者吗?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出名尽说大话套话却对真正的精神任务麻木不仁算得上教育学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教育学者队伍里,是否如毛泽东1939年在在职干部教育动员会上所说的那样呢:“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要想继续“再开就一定要进货”。<sup>[4]</sup>教育学者应该如此,要避免本领恐慌,就得练就学者应有的本领,就不能仅仅据泥于一时所学的本领,而应时时、处处进行广泛的阅读,不断地向思想仓库“进货”。教育学者需要进什么样的货呢?教育学者需要“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他应当熟悉他自己的学科中那些在他之先已有的知识。……他应当不断研究新东西,从而保持这种敏感性,并且要尽力防止那种对别人的意见和叙述方法完全闭塞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经常出现的,有时还出现在卓越的独立思想家那里。……传授技能总是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因为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sup>[2]42</sup>美国教育学家杜威认为,教育学者需要“保存、传递、校正和扩展我们已经接受了的价值观的遗产,从而使我们的后人接受我们的遗产时,它们能够更牢固、更稳定、更易理解、更广为人知、更充分地被人接受。”

回答“教育学者是谁?”的问题,就等于回答教育学者之所以是教育学者,其依据是什么。教育学者是学者,学者有学养、有文化精神、有人文精神、有洞察力和表达力。教育学者是探究教育学问的人。教育学者是“专门‘以教育学问

究为业’的人”<sup>[5]</sup>或是专门以研究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为追求的学者。教育学者之所以是教育学者,就因为其干的是教育的事,想的是教育的事,读的是教育的事,写的是教育的事,说的是教育的事,即教育学者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即教育之事。教育学者“应该有能力、勇气和本领选择自己的道路并承担责任”<sup>[1]502</sup>,并迈着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大道上前行。

## 二、教育学者的三大使命

探讨教育学者有何使命的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在徐继存看来,“教育学者的使命在于增进教育真知,丰富教育理解,改善教育实践,促进人类的发展”<sup>[6]</sup>。在刘黎明看来,教育学者的使命是提升理论素养,即养成求真务实、转识成智和继承超越的科学精神,解决“应如何”和“怎么办”问题的实践理性。形成强烈的反思意识、鲜明的“实践”取向和对个体知识积极关注的批判性思维。他认为,只有提升教育学者的理论素养,才能解决教育学走上自强、自立的道路并获得理论的尊严和地位。而在彭泽平和陆有铨看来,教育学者的使命是站稳国家立场和文化立场,他们认为,中国教育学者应肩负起三重使命:推进中国本土原创教育理论的建构、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以及传播教育理论从而提升社会的教育智识。要完成这些使命,中国教育学者必须保持和恪守“学者”的品格、良知与天职,扎根中国鲜活的教育实践,在守护自身立场的基础上与国外学术话语和其他学科展开平等“对话”,尽力将自己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有学者也在追问“中国教育学者何以更好地安身立命”,他们的答案是创新教育理论,做好“接着说”“在中国教育中”和“从教育学立场出发”,从而“开展有中国特色、中国品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研究”。

其实,教育学者要提升理论素养、丰富教育理解、开展学术对话、改善教育实践、增进教育真知等,离不开阅读、研究和写作。教育学者的“能”“敢”“会”具体体现在三个使命的完成上:阅读使命、研究使命和写作使命。

### (一) 阅读使命:成就深刻的教育思想生命力

教育学者的阅读使命旨在解决教育学者的学养问题。教育学者是学者,学者的前提是有学养——学识广博、见解深邃,阅读是教育学者成

就深刻教育思想生命力的源泉。

对于教育学者而言,通过阅读进行思想之旅和精神之旅,在阅读之途饱览思想的风光,一定是件幸福的事情,因为“对于人生而言,所谓旅程,既有身体之旅,即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转换游动,沿途的场景物象一一入眼入心;也有思想之旅、精神之旅,种种观念以文字的形式会聚成长长的画卷,思想的风光同样能够摄入心魄,甚至惊心动魄。”<sup>[7]3</sup>在大力倡导教育研究面向教育实践、走进教育实践的今天,教育学者的阅读有可能陷入一种误区:在介入教育实践的过程中,热情洋溢地阅读着活生生的教育生命,阅读和欣赏着生命的成长。但“这样的阅读常常可能会迷失方向,因为生命成长的道路不时有生命之雾飘荡……这样的旅程可能会成为迷离之旅。”那么教育学者如何走出迷失从而清晰地洞察教育的本质呢?“摆脱这一状况的可能方式,是行走在思想的大道上,借助思想的力量穿透迷雾,看清前行的方向。”<sup>[7]3</sup>当教育学者行走在教育思想的道路上时,就等于是阅读关于生命成长的思想。关于生命成长的思想更多地体现在教育名著之中,阅读教育名著就成了教育学者的生命常态。教育学者要有“教育学的修养”,正如叶澜教授所言:“不仅要求有真实丰富的体验,而且还要有深刻的‘体悟’”<sup>[7]52</sup>。教育学者可以借助介入教育实践来获取真实丰富的教育体验,可以借助广泛阅读所获得的心灵力量来达到体悟和开悟教育的境界。所谓“悟”即“吾心”,我的心。“开悟教育”就是打开我的心,接纳阅读的内容,汲取阅读内容的营养,让心灵的力量得以扩充并释放出来,从而变成进一步思考教育、表达教育的行动力量。比如说,教育学者通过阅读经典的教育学原理内容,可以从其蕴涵的生命性中获得强烈的生命感;从其具有的时代性中获得鲜活的现实感;从其系统性中获得严谨的逻辑感;从其开放性中获得博大的境界感;从其思维的穿透性中获得现实的透析感。当然,教育学者要成就博大胸怀和深邃思想,只读教育思想之书还远远不够。“教育学者不仅应注重教育学识的积累,熟读中外历史上教育名典,而且应当广泛涉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文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学、

人类学、心理学和一些自然科学,力争拥有更广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与此同时,教育学者还应当积极关注社会的其他公共问题,‘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积极介入公共学术话语。”<sup>[8]</sup>是的,正如许锡良所说的那样,“教育学者要得到学术界的尊重与认可,首先必须把自己锻造成某一专业知识领域的行家,特别是在哲学思想界领域里的行家。要有渊博的知识与敏锐的思想意识。对现实世界有独到的眼光,特别是要有深厚的人文底蕴。”<sup>[9]</sup>

教育学者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阅读人生。享受阅读人生就是享受精神快乐,“精神快乐的源泉是多么不同啊!愈是接近真理,便愈加发现真理的迷人。不但真理的享受可以增进欲望,而且只要一开寻求享受,就当下得到享受了。”<sup>[10]</sup>只有自己享受了精神快乐的人,才懂得精神快乐的源泉——真理是多么令人着迷。阅读让教育学者实现自我超越性的存在,“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他总是在超越现存生活、超越现实的规定性中存在着的,超越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惟有人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的。”<sup>[11]</sup>教育学者的阅读姿态不同于自然学科学者的地方,在其深刻的生命关照与社会情怀:需要拥有热爱与珍重生命的心态,对时代变迁有敏感的嗅觉,对教育之情之识之理的体悟能够真实深刻,能通晓教育思想的发展历史及现状,对教育基本问题有很好的把握;对教育理论有反思重建的理性;对教育研究有滴水穿石的精神和永无止境的求索,对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有圆融智慧的洞见。教育学者要实现超越性的人生存在,实现深刻的生命关照与社会情怀,只有通过阅读理论思想成果,实现思想观念的升华才有可能。教育学者的阅读人生可以是私密的,避免那种完全公开的、被人注视的浅薄生活,能在阅读的“幽暗之所”静静地呆上一段时间,从而以后有机会享受“上升到光亮处”的喜悦。

“一部学者的阅读史,就是一个学者的心路记载。一部学者群的阅读史,则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所拥有的思想资源和思维张力的写照。”<sup>[12]</sup>教育学者的阅读史,就是教育学者学术生命的成长史,就是教育学术承前启后的明证。教育学者阅读过去,增长见识,阅读现在,增加思考,阅读

未来,增加眼界与远界。

## (二) 研究使命:成就教育学者身份

研究教育及其理论是教育学者的本份:研究教育的各种现象、研究教育目的、教育价值、研究教学、学习、课程,研究教育历史,研究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等等。研究教育及理论形成的学问是教育学问,教育学问里最基本的是教育学原理或教育哲学思想,它们体现为较强的理论品性,是对教育事理的阐释。研究教育思想形成的思想是元教育学问,依然有较强的理论品性。“人源于教育,人生成于教育,人提升于教育。……教育应该是一种探索,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sup>[13]</sup><sup>235</sup>教育学者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把自己局限于狭小的专业天地里,而是要广泛涉猎各门学科的最新研究进程,深刻理解复杂多变的社会,从而及时为教育实践提出指导性的意见或者批判声音。也就是说,教育学研究的前途不仅不在于专业化,而是在于与其他学科的主动的广泛相融。”教育学者对教育及教育思想进行研究要有自由精神。教育研究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精神活动,“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自由主要意味着自主、自律、自为。”<sup>[13]</sup><sup>245</sup>教育学者进行研究要懂得自主、自律与自为。自主研究意味着自由探究、自由思考与自由表达。自律研究意味着不见风使舵,会“放弃迷乱人心的财富、荣誉”,不做利用研究特权讨好世俗社会从而追名逐利,“必须在学术工作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持续不断地审视它,解释它”<sup>[14]</sup>。自为研究意味着“从心所欲不逾矩”,即遵循着教育的本性、规律来做教育的研究。

教育学者对教育研究需要有乌托邦精神和探险精神。教育学者介入实践不仅仅是为了影响实践,更是为了探究事理,教育学者介入实践并不放弃理论建构的自觉意识与使命。“人的教育,以其自身的解放与自主为出路,以生成人与提升人为宗旨。”对“人的教育”的研究以更好促成自身的解放与自主为追求。“没有乌托邦精神,教育就难以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的境界,没有乌托邦精神,教育就难以走出工具论的误区,”<sup>[13]</sup><sup>236</sup>同样,没有乌托邦精神,教育研究也难以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的境界,没有乌托邦精神,教育研究

也难以走出工具论的误区。“乌托邦精神是人的根本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标志”<sup>[13]237</sup>，只有具有乌托邦精神的“教育才能为社会发展培养大批真正有理想、有道德、有智慧的高素质与高境界的人。教育呼唤着乌托邦！”<sup>[13]239</sup>教育研究呼唤着乌托邦！“教育是训练对于生活的探险；研究则是智力的探险。”<sup>[15]</sup>

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艾伦·麦克迪尔米德教授认为：“决定科学研究水平高低的关键在人。一般来说，即使有风景如画的校园、汗牛充栋的图书馆、装备精良的实验室，但要是不能将最优秀的师资和一流的学生吸引到这些建筑物之中，那只能是金玉其表。因此，我一再强调——科学研究在于人，人是第一位的。”<sup>[16]</sup>决定教育研究水平的人是教育学者，教育学者研究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教育学者的身份是否名副其实。

### （三）写作使命：成就传承创造教育学说

谈到教育学者的写作使命的问题，不禁要问：什么样的写作算得上是教育学者的写作？什么样的写作算不上教育学者的写作？许建美和孙元涛在“教育学者如何面对‘公共问题’”一文中提到：有部分教育学者开始走公共化写作的路线，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教育学学术影响力的提升，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冲淡教育学的“专业性”内涵，最终的结局可能是“公共越多，智识越少”。在他们看来，教育学者的公共化写作大概算不上教育学者的真正写作，因为专业性被冲淡、智识减少了。

其实，面对公共媒体写作的读者群是社会大众，面对专业化写作的读者群是少数的专业人士。之所以有教育学者热衷于公共写作，是因为这样的写作可以获得相当的现实利益，那就是可以名利双收：一是人气指数高，知名度高；二是消费频次高，财气旺。有了这名利双收的好处，他们向公众布教育之道热情更加高涨，甚至一发不可收拾，这可谓俗话说说的欲壑难填心态的写照，不过，这里的欲是“被欣赏和被需要”之欲。

那么，与教育学者的公共化写作相对而言的写作范式是什么样的呢？简言之就是专业化写作，或是精英化写作。专业化写作是为专业的持续发展而做出努力的，是为学术的前仆后继做出努力的。教育学者的专业化写作是对教育洞见的

书面言说。教育学者通过著书立说使得教育实践活动这种“有限的、现实的东西得到了精神的尊重”，把不能永恒存在的教育实践活动的清彩瞬间定格在了永恒的教育学说这种思想载体之中。也就是说教育理论的生命力使得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命得以重生、得以再现。孔子的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没能成就其教育学者的美名，由于有记载孔子及弟子言论的《论语》的存在，开创了儒家教育学派的先河，孔子也就可美其名曰教育思想家、教育学者了。夸美纽斯如果没有著述《大教学论》，就不会成就其“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艺术”的教育思想，就不会成为完成了初具理论形态的教育学的教育学家；卢梭如果没有著述《爱弥尔》，就不会获得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家的称谓；赫尔巴特如果没有著述《普通教育学》与《教育学讲述纲要》，就不可能冠之以教育学家的称谓；杜威如果没有著述《民主主义与教育》，就难以断言杜威是教育哲学家；罗素如果没有著述《教育与美好生活》，他就永远只会是数理逻辑学家而不会被称为教育思想家。由此看来，真正的教育学者是在用自己的教育著作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身份。

教育学者的专业化写作使得教育学成长成为可能，“教育学的成长是学术个体和学术生态交互作用的果实。自由开放的心灵和自由开放的生态，无疑是学术成长的基本前提。”教育学者的专业化写作“不只是对行动文本的解读和对行动改变的扶助，还有为教育学乃至一般人文社会科学贡献思想的学术责任”<sup>[12]</sup>。教育学者在履行专业写作使命时，要尽可能保持一致性的立场即遵循共同的学科逻辑起点和基本价值诉求，遵循学术逻辑的严谨性和学术伦理的正当性，要保持对公共问题与专业问题及其差异的敏感性，要保持对教育实践问题与教育理论问题的热忱，主动承担起“自身作为教育学者在提升社会智识方面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以及作为专业学者在提升专业智识方面应承担的责任。

综上所述，作为教育学者，需要：履行阅读使命，采取广泛的阅读行动；践行研究使命，采取执着的研究行动；践行写作使命，采取无畏的写作行动；在行、动中成就教育学者的学术生命力，在行、动中成就教育学者的心灵生活。展望

教育研究的辽阔天地,真是任重道远,只有采取行动,才会收获硕果。因而,真正的教育学者定会发自肺腑地说:“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目的。”<sup>[2]57</sup>

### 参考文献

- [1] 科恩.自我论[M].佟景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502.
- [2]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3] GEORGE R KNIGHT.教育哲学导论[M].简成熙,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
- [4]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6.
- [5] 许建美,孙元涛.教育学者如何面对“公共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10(10):1.
- [6] 徐继存.教育学术的尊严[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60-64.
- [7] 叶澜.教育学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 [8] 彭泽平,陆有铨.论当代中国教育学者的使命[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27-28.
- [9] 许锡良.教育学者的出路[EB/OL].(2009-10-29).http://blog.cersp.com/57248/885470.aspx.
- [10] 拉·美特里.人是机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2.
- [11] 鲁洁.超越性的存在——兼析病态适应的教育[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6-11,29.
- [12] 周作宇.教育学者的阅读史及其知性生活.教育理论的边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自序.
- [13] 赫德永.乌托邦——当代教育的根本品性,课程:走向自觉与自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 [14]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12.
- [15] 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46.
- [16] 杨家福.高校也要超豪华 我们的大学离世界一流还有多远[N].中国青年报,2004-11-16(04).

## A Study of Educational Scholars and their Missions

TAO Zhi-qiong

(College of Teachers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 question "What is an educational scholar?" reminds us of another: "Who is an educational scholar?" To answer the latter is to explore who is qualified for an educational scholar. It mainly concerns answers to "What educational scholars can do? "What educational scholars have the courage to do? and What educational scholars will do?" it means that scholars have to fulfill three missions: reading in order to heighten the vitality of profound educational thought, research to be real educational scholars, and writing to inherit and create educational theories.

**Key words:** educational scholars; mission; reading mission; research mission; writing mission

(责任编辑 周密)